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一百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徐如澍

員外郎_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_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_臣范廷驛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郭卷一百十三上

元 陶宗儀 撰

穆天子傳

古本

飲天子蠲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庚辰至于

缺觴天子于盤石之上天子乃奏廣樂載立不舍至于

鉏山之下癸未雨雪天子獵于鉏山之西阿于是得絕

鉏山之隊北循虜沱之陽乙酉天子北升于缺天子北

征于犬戎犬戎

缺

觴天子于當水之陽天子乃樂

缺

賜七萃之士戰庚寅北風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
休甲午天子西征乃絕隃之關墮已亥至于焉居禺知
之平辛丑天子西征至于鄴人河宗之子孫鄴柏絮且
逆天子于智之^缺先豹皮十良馬二六天子使井利受
之癸酉天子舍于漆澤乃西釣于河以觀^缺智之^缺甲
辰天子獵于滲澤于是得白狐玄貉焉以祭于河宗丙
午天子飲于河水之阿天子屬六師之人于鄴邦之南
滲澤之上戊寅天子西征驚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

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河宗伯天逆天子燕然之上

勞取束帛加璧先白

缺

天子使鄒父受之癸丑天子大

朝于燕

缺

之山水之阿乃命井利梁固聿將六師天

子命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褱帔帶搢笏夾佩秦璧南

面立于寒下曾祝佐之官人陳牲全五

缺

具天子授河

宗璧河宗伯天受璧西向沈璧于河再拜稽首祝沈牛

馬豕羊河宗

缺

命于皇天子河伯號之帝曰穆滿女當

永致用耑事南向再拜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女春

山之瑤詔女昆侖

缺

舍四平泉七十乃至于崑崙之丘

以觀春山之瑤賜語晦天子受命南向再拜已未天子

大朝于黃之山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瑤器曰天子

之瑤玉果璿珠燭銀黃金之膏天子之瑤萬金

缺

瑤百

金士之瑤五十金鹿人之瑤十金天子之弓射人步劍

牛馬犀

缺

器千金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天子之

狗走百里執虎豹伯天曰征鳥使翼曰

缺

烏鳶鶴雞飛

八百里名獸使足

缺

走千里狡狴

缺

野馬走五百里叩

叩距虛走百里

缺

二十里曰伯夭皆致河典乃乘渠

黃之乘爲天子先以極西土乙丑天子西濟于河

缺

爰

有溫谷樂都河宗氏之所遊居丙寅天子屬官效器乃

命正公郊父受敕憲用仲

缺

八駿之乘以飲于枝詩之

中積石之南河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

黃華騶狗重工徹止翟假

缺

黃南

缺

來白天子之御造

父三百耿脩兮及曰天子是與出口入數田獵釣弋天

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辨于樂後世亦追數吾

過乎七萃之士

缺

天子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農工既

得男女衣食百姓強富官人執事故天有昔民

缺

氏饗

缺何謀于樂何意之忘與民共利世以為常也天子嘉

之賜以左佩華也乃再拜稽首

鄴侯外傳

唐李襲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師父承休唐吳房令休娶汝南周氏初周氏尚幼有異僧僧伽從泗上來見而奇之且曰此女後當歸李氏而生三子其最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當起家金紫為帝王師及周氏既娠凡二年方寢而生泌生而髮至於眉先是周每產必累日困憊惟婉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為順泌幼而聰敏書一覽能誦六七歲學屬文開元十六年玄宗御

樓大酺夜於樓下置高座召三教講論泌姑子員儼年
九歲潛求姑備儒服夜昇高座詞辯鋒起譚者皆屈玄
宗奇之召入樓中問姓名乃曰半千之孫宜其若是因
問外更有奇童如兒者乎對曰舅子順年七歲能賦敏
捷問其宅居所在命中人潛伺於門抱之以入戒勿令
其家知玄宗方與張說觀碁中人抱泌至儼與劉晏皆
在帝側及玄宗見泌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迥殊儀狀
真國器耳說曰誠然遂命說試為詩即令詠方圓動靜

曰願聞其狀泌應曰方如棊盤圓如棊子動如棊生靜如棊死說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得更實道棊子泌曰隨意即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全大於身泌乃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說因賀曰聖代嘉瑞也玄宗大悅抱於懷撫其頭命果餌啗之遂送申王院兩月方歸仍賜衣物及綵數十且諭其家曰年少恐於兒有損未能與官當善視之乃國器也由是張說邀至宅令其子均均相若師友情義甚

狎張九齡賀知章張廷珪韋虛心見皆傾心愛重賀知章嘗曰此穉子目如秋水必一拜卿相張說曰昨者上欲官之某言未可蓋惜之待其成器耳當其為兒童時身輕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行道者云十五歲必白日昇天父母保惜親族憐愛聞之皆若有甚厄也一旦空中有異香之氣及音樂之聲李氏之血屬必迎罵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時有彩雲掛於庭樹李氏之親愛乃多貯蒜薤至數斛俟其異音奇香之至潛令

人登屋以巨杓颺濃蒜潑之香樂遂散自此更不復至
後二年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
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
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遂良圖
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寫之者莫
不稱賞張九齡見獨誠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
韜晦斯盡善矣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當為
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已為妙泌泣謝之爾後為

文不復自言九齡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嘗以直言規諷九齡感之遂呼為小友九齡出荊州邀至郡經年與游東都別業遂遊衡山嵩山因遇神仙童相真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車幢節流雲神光照灼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可登真脫屣耳自是多絕粒咽氣修黃山谷神之要及歸京師寧王延於第玉真公主以弟

呼之特加優異常賦詩必播於王公樂章及丁父憂絕
食哀毀服闋復遊嵩華終南不顧名祿天寶十載玄宗
訪召入內獻明堂九鼎議應制作皇唐聖祚文多講道
德經肅宗為太子勅與太子諸王為布衣之交尋為楊
國忠所患以其所作感遇詩諷及時政構而陷之詔於
斬春安置天寶十二載母周亡歸家太子諸王皆使吊
祭尋祿山陷潼關玄宗肅宗分道巡狩泌常竊賦詩有
興復志號王巨為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于嵩山間會

肅宗手札至號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延於卧内動
靜顧問規畫大計遂復兩都泌與上寢則對榻出則聯
鑣代宗時為廣平王領天下兵馬元帥詔授侍謀軍國
天下兵馬元帥府行軍長史判行軍事仍於禁中安置
崔圓房琯自蜀至冊肅宗為皇帝并賜泌手詔衣馬枕
被等既立大功而幸臣李輔國害其能將不利之因表
乞遊衡岳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祿俸山居累年夜為寇
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亦攀緣他徑而出為稿葉所籍

畧無所損初肅宗之在靈武也常憂諸將李郭等皆已
為三公宰相崇重既極慮收復後無以復為賞也泌對
曰前代爵以報功官以任能自堯舜以至三代皆所不
易今收復後若賞功茅土不過二三百戶一小州豈難
制乎肅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願則特與他人異肅
宗曰何也泌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要為
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祝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
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肅宗大笑及南幸扶風

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官收管鑰奏報然後肅宗至至保定郡泌稍懈先於本院寐肅宗來入院不令人驚之登床捧泌首置於膝良久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剋復之功當在何時可促償之泌遽起謝恩肅宗持之不許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感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既達扶風旬日而西域河隴之師皆會江淮庸調亦相繼而至肅宗大悅又肅宗嘗夜坐召頴王等三弟同於地爐罽毼上以泌多絕

粒肅宗每為自燒二梨以賜泌時賴王恃恩固求肅宗
不與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爾耶賴王曰臣等試
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共乞一顆肅宗亦不許別
命他果以賜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燒故乞他果
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為他年故事
賴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其次信王曰夜抱九
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汴王曰不食千鐘粟惟餐兩顆
梨既而三王請成之肅宗因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

為泌起謝肅宗又不許曰汝之居山也棲神幽林不交
人事居內也密謀籌運動合玄機杜稷之鎮也泌恩渥
隆異故元載輔國之輩嫉之若仇代宗即位累有頒賜
中使旁午於道號天柱峯中嶽先生賜朝天玉簡無已
徵入翰林元載奏以朝散大夫檢校秘書少監為江西
觀察判官元載伏誅追入京師又為常袞所嫉除楚州
刺史未行改豐朗二州團練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
州所至稱理興元初徵赴行在遷左散騎常侍尋除陝

府長史先陝號防禦使陳許戍卒三千自京師逃歸至
陝州界泌潛師險隘盡破之又開三門陸運一十八里
漕米無砥柱之患大濟京師二年六月就拜中書侍郎
平章待制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封鄴侯時順宗在春
宮妃蕭氏母部國長公主交通於外上疑其有他志連
坐貶黜春宮數人皇儲危懼泌周旋陳奏德宗意乃解
頗有謹正之風五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泌
奏令有司上農書獻種稷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

往來相問村落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穀至今行之泌曠達敏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為權臣所擠恒由召對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遠於藍關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三朝之舊慘然久之而別遠到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加愴異曰先生自言當歷佐四聖而復脫屣也斯言驗矣泌自丁家艱無復名宦之意服氣修道周遊名山詣南岳張先生受籙德宗追謚張

為玄和先生又與明瓚禪師遊著明心論嘗於衡嶽寺
讀書余嬾殘所驚曰非凡人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
林泌頗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
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詣焉嬾殘命坐發
火出芋以啗之謂泌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
而退天寶八載在表兄鄭叔則家已絕粒多歲身輕能
行屏風上引指使氣吹燭可滅每導引骨節皆珊珊有
聲時人謂之鑠子骨在鄭家時忽兩日冥然不知人既

寤見身自頂踊出三二寸傍有靈仙揮手動目如相勉助者如是足將及頂乃念烟火事未畢復有庭闈之戀願申家事於是在傍者皆散走一人儀狀甚巨衣冠如帝王者前有婦人禮服而跪如帝王者責曰情之未得因欲令來使勞靈仙之重跪者對曰不然且教伊迎天子於是遂寤後二歲為玄宗所召後常有隱者入容服甚異來過鄭家數日言仙沆巖備事無不至臨去歎曰俗緣意未盡可惜心與骨耳泌求隨公曰不可姑與

他為却宰相耳出門不復見因作八公詩叙之復有隱者携一男六七歲來過云有故須南行旬月當回緣此男有痢疾既同是道者願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乞以瘞之既許乃問男曰不驕留此得乎曰可遂吞泌求藥療之終不愈八九日而殂即以函盛瘞庭中薔薇架下累月其人竟不回試發函視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錐畫云神真鍊形年未足化為吾子功相續丞相瘞之刻玄玉仙路何長死何促泌每訪隱

選異採怪木蟠枝持以隱居號曰養和人至今效而為之乃作養和篇以獻肅宗泌到三四載二聖登遐代宗踐祚乃詔追至闕舍於蓬萊延喜閣由給事以上及方鎮除降代宗必令商量軍國大事亦皆泌參決因語及建寧王靈武之功請加贈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之功非先生則世人不知豈止贈太子也即勅於彭原迎喪贈承天皇帝葬齊陵引至城門奏以龍輜不動代宗自蓬萊院謂曰吾弟是欲見先生宜速往醑祝兼宣

朕意且吾弟定策大功追此大號時人未知可作一丈
以傳不朽用慰元菟泌曰已發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歌
詞可乎代宗曰可即於御前製之詞甚悽愴代宗覽之
而泣命中人馳授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酹歌此二章
於是龍輜行疾如飛都人覩之莫不感涕先是建寧王
倓有艱難定策之功於代宗為弟人或譖於肅宗云有
圖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肅宗追思倓無罪泌慮復及
諸王因事言曰昔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

生者自為行第故皇祖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監國而仁明為武后所忌而鴆之次曰雍王賢為太子中宗睿宗常所不安朝夕憂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乃作黃臺瓜詞令樂人歌之欲微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天后聞歌之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然太子竟亦流廢終於黔州建寧之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曰先生忠於社稷憂朕家事言皆為國龜鑑豈可暫離朕耶時玄宗有

誥只要劔南一道自奉未議北迴泌請肅宗奉表請歸
東宮次作功臣表述馬鬼靈武之事請上皇還京初肅
宗表至玄宗徘徊未決及功臣表至乃大喜曰吾方得
為天子父下誥定行日且曰必李泌也肅宗召泌且泣
且喜曰上皇自下誥還京皆卿力也又天寶末員外郎
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道者葫蘆生每言吉凶無不
中者一旦侵晨生至竇門頗甚嗟嘆庭芝請問良久乃
言君家大禍將成舉家啼泣請問求生之路生曰若非

遇黃中君但見鬼谷子亦可無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飾仍戒以浹旬求之於是與昆弟羣從奴僕羣行求訪遍於洛下時泌有居於河清因省親友策蹇入洛至中橋遇京尹避所乘騾忽驚軼而走徑入尹之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車馬羅列將出忽見泌皆驚愕而退俄有人云分司賓員外宅所失騾收在馬廐請客入座主人當願修謁泌不得已就其廳庭芝既出降階再拜延接慇懃遂至信宿至于妻子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

遺殊厚但云遭遇之辰願以一家奉託時泌居于河清
信使旁午于道庭芝初與泌相值葫蘆生適在其家云
既遇斯人無復憂矣及朱泚搆逆庭芝方廉察陝西車
駕出幸奉天遂于賊庭歸欵鑾輿反正德宗首令誅之
時泌自南岳徵還行在便為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
庭芝減死德宗意不解云卿以為寧王姻懿邪以此論
之尤為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否卿但言之于是具
以前事聞由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密遣中使來傳于

陝問之竇錄奏其事德宗曰言黃中君蓋指于朕邪未
知呼卿為鬼谷子何也泌曰先塋在河清谷前鬼谷恐
以此言之也興元四年二月德宗謂泌曰朕即位以來
宰相皆須姑息不得與其較量道理自用卿以來方豁
朕意是乃天授卿于朕耳雖夷吾仲父傳說霖雨何以
及茲其軍謀相業載于國史事跡終始具鄴侯傳泌有
集二十卷行于世

同昌公主傳

唐蘇鶚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錫錢五百萬貫
仍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而房櫳戶牖無不以衆寶飾
之更以金銀為井闌藥臼食櫃水槽鐺釜盆甕之屬仍
縷金為笊籬箕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牀悉支以
金龜銀塹更琢五色玉為器什合百寶為圓案更賜金
麥銀粟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堂中設連
珠之帳續真珠以成也却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却

寒之鳥骨所為也則未知出在何國更有鷓鴣枕翡翠
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為鷓鴣匣為翡翠毛羽神
絲綉被三千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則精巧瑰麗可得
而知矣其上綴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更帶蠲
忿犀如意玉其犀圓如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
忿怒如意玉類桃實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琴瑟
幕紋布巾火蠶綿九玉釵其幕色如琴瑟闊三丈長一
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為比向空張之則疎朗之紋如碧

絲之貫其珠雖大雨暴降不能濕漏云以鮫人瑞香膏所傳故也紋布即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亦未嘗生垢膩二物稱得鬼谷國火蠶綿云出火洲絮衣一襲用之一兩稍過度則煊蒸之氣不可近云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其上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製有得于金陵者因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致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言于左右公主覺其釵亦亡其處韋氏

異其事遂以實話于門人或曰玉兒即潘妃小字逮諸珍異不可具載漢至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面綴五色玉香囊囊中貯辟邪香瑞麝香金鳳香此皆異國獻也仍雜以龍腦金屑則鏤水晶馬腦辟塵犀為龍鳳花其上仍絡真珠玳瑁更以金絲為流蘇雕輕玉為浮動每一出遊則所過芬香街巷晶照看者眩惑其目是時某中貴人買酒于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太異也同席曰豈非龍腦耶曰非

也余幼給事于嬪妃宮殿常聞此未知今日自何而致
因顧問當壚者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換酒于此中貴
人共請視之益歎其異上每賜御饌湯藥則道路之使
相屬其饌有消靈炙紅虬脯其酒則有凝露漿桂花醞
其茶則綠花紫英之號消靈炙一羊之肉取之四兩雖
經暑毒終不臭敗紅虬脯非虬也但呼于盤中虬健如
紅絲高一丈以筋抑之無三數分撒即復其故迨諸品
味人莫能識而公主家人饗飫如里中糠粃一日大會

韋氏之族于廣化里玉饌俱陳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蘸之掛于南軒滿座則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輕細明薄可鑑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也韋氏諸宗好為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瑠璃盤盛夜明珠令僧和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公主始有疾召術士來寶為燈法乃以香蠟燭遺之來氏之鄰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寶則具以事對其燭方二寸其上被五彩文卷而熱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于百步

餘烟出其上即成樓閣臺殿之狀或云燭中有蜃脂也
公主疾既甚醫者欲難藥餌奏云得紅蜜白猿膏食之
可愈上令訪內庫得紅蜜數石本玃離國所貢白猿膏
數瓮本南海所獻也雖日加餌終無其驗公主薨上哀
痛甚遂自製挽歌詞令百官繼和及庭祭日百司與內
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于韋氏庭韋家爭取灰
以擇金珰及葬于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
玉駝馬鳳凰麒麟各高數尺以為儀其衣服玩具與人

無異一物以上皆至一百二十昇刻木為樓殿龍鳳花
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以絳羅裙綉絡金銀瑟瑟為
帳幕者千隊結為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昇佩鹵簿
率多加等以賜紫尼及女道士為侍從引翼則焚昇霄
靈芝香而擊歸天紫金之碧磬繁華輝煥殆餘二十里
上賜酒一斗斛餅啗三十駱駝各徑濶二尺飼役夫也
京城士庶罷業來觀者流汗相屬惟恐居後及靈輿過
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痛同日奠乳

母上更作祭乳母文詞質而意切人多傳寫是後上日
夕惴心掛意李可及歎追百年曲聲辭怨切聽之莫不
淚下更教數千人作歎百年隊取內庫珍寶雕成手飾
畫八百匹宮綾作魚龍波浪紋以為地衣而舞一舞珠
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萬盛無狀左軍容使
西門季玄素梗直乃謂可及曰爾恣巧媚以惑天子族
無日矣可及恃寵未嘗改作可及善嚙喉舌于天子前
弄眼作頭腦連聲著詞唱雜聲曲須臾則百數不休是

時京城不調少年相效謂之拍彈一日可及乞假為子
娶婦上曰即令送酒麵以助汝嘉禮可及歸至舍見一
中貴人監二銀榼各高二尺餘宣賜可及始謂之酒及
封啓皆實中也上賜可及銀麒麟高數尺可及取官庫
車載歸私第西門李玄曰今日受賜吏用官車它日破
家亦須輦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果流可及于
嶺表舊賜珍玩悉皆進納君子謂李玄有先見

梁四公記

唐張說

梁天監中有蜀閬醜杰麋貍仇膺四公謁武帝帝見之甚悅因命沈隱侯約作覆將與百僚共射之時太史適獲一鼠約匣而緘之以獻帝筮之遇蹇之噬嗑帝占成羣臣受命獻卦者八人有命待成俱出帝占冥諸青蒲中命闕公掾著對曰聖人布卦依象辨物何取異之請從帝命卦時八月庚子日巳時闕公舉帝卦撰占置于青蒲而退讀帝占曰先蹇後噬嗑是其時內艮外坎是

其象坎為盜其鼠也居蹇之時動而見噬其拘繫矣噬
嗑六爻四无咎一利艱貞非盜之事上九荷校滅耳凶
是因盜獲戾必死鼠也羣臣蹈舞呼萬歲帝自矜其中
頗有喜色次讀八臣占詞皆無中者未啟闕公占曰時
日王相必生鼠矣且陰陽晦而入文明從靜止而之震
動失其性必就擒矣金盛之月制之必金子為鼠辰與
艮合體坎為盜又為隱伏隱伏為盜是必生鼠也金數
于四其鼠必四離為文明南方之卦日中則昃况陰類

乎晉之繇曰死如棄如實其事也日歛必死既見生鼠
百條失色而尤闕公曰占辭有四今者唯一何也公曰
請剖之帝性不好殺自恨不中至日是鼠且死矣因令
剖之果姓三子杰公嘗與諸儒語及方域云東至扶桑
扶桑之蠶長七尺圍七寸色如金四時不死五月八日
嘔黃絲布于條枝而不為繭脆如縱燒扶桑木灰汁煮
之其絲堅韌四絲為係足勝一鈞蠶卵大如鷺雀卵產
于扶桑下齋卵至句麗國蠶變小如中國蠶耳其王宮

內有水精城可方一里天未曉而明如晝城忽不見其
月便蝕西至西海海中有島方二百里島上有大林林
皆寶樹中有萬餘家具人皆巧能造寶器所謂拂林國
也島西北有坑盤坳深千餘尺以肉投之鳥銜寶出大
者重五斤彼云是色界天王之寶藏西北無慮萬里有
女國以蛇為夫男則為蛇不噬人而穴處女為臣妾官
長而居宮室俗無書契而信呪咀直者無他曲者立死
神道設教人莫敢犯南至火洲之南炎崑山之上其土

人食蜥蜴蛇以辟熱毒洲中有火木其皮可以為布
炎丘有火鼠其毛可以為褐皆焚之不灼汚以火浣北
至黑谷之北有山極峻造天四時積雪意燭龍所居晝
無日西有酒泉其水味如酒飲之醉人北有漆海毛羽
染之皆黑西有乳海其水白滑如乳三海間方七百里
水土肥沃犬鴨生駿馬大鳥生人男死女活鳥自銜其
女飛行哺之銜不勝則負之女能跬步則為酋豪所養
女皆殊麗美而少壽為人姬媵未三十而死有兔大如

馬毛潔白長尺餘有貂大如狼毛純黑亦長尺餘服之
禦寒朝廷聞其言拊掌笑謔以為誑妄曰鄒衍九州王
嘉拾遺之談耳司徒左長史王筠難之曰書傳所載女
國之東蠶雌之西狗國之南羗胡之別種一女為君無
夫蛇之理與公說不同何也公曰以今所知女國有六
何者北海之東有女國天女下降為其君國中有男女
如他恒俗西南夷板楯之西有女國其女悍而男恭女
為人君以貴男為夫置男為妾媵多者百人少者匹夫

昆明東南絕徼之外有女國以猿為夫生男類父而入山谷晝伏夜遊生女則巢居穴處南海東南有女國舉國惟以鬼為夫夫致飲食禽獸以養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國方百里山出台飴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舉國無夫并蛇六矣俄而扶桑國使使貢方物有黃絲三百斤即扶桑蠶所吐扶桑灰汁所煮之絲也帝有金爐重五十斤係六絲以懸爐絲有餘力又貢觀日玉大如鏡方圓尺餘明徹如琉璃映日以觀見日中宮殿皎然

分明帝令杰公與使者論其風俗土地物產城邑山川
并訪往昔存亡又識使者祖父伯叔兄弟使者流涕拜
伏間歲南海商人齎火浣布三端帝以雜布積之令杰
公以他事召至于布所杰公遙識曰此火浣布也二是
緝木皮所作一是續鼠毛所作以詰商人具如所說

林靈素傳

宋趙興時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遊至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秘藏之由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食諸寺僧多厭之政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乙宮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遊神霄宮覺而異之勅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曉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溫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有何術對曰臣

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上視靈靈風貌如舊識
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玄妙先生賜金牌無
時入內五年築通真宮以居之時宮禁多恠命靈素治
之埋鐵簡長九尺於地是恠遂絕因建寶籙宮太乙西
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宮觀改為
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者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
華大帝君像上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皆靈素所建也靈
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經醮儀校丹經靈篇刪修注解

每遇初七升座講聽講皆宰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
庶觀者如堵講說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化奉道矣靈
素為閬不一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筆賜玉真教主
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上上思明達后欲見之靈
素復為葉靜張致太香之術上尤異之謂靈素曰朕昔
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釋
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刹改為宮觀釋伽
改為天尊菩薩改為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

留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立
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鬪法僧不勝
情願戴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僧放道堅係中
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于開寶寺前令衆明年京師
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蔡京奏其妄上密召靈素曰朕
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謗靈素請
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乃神霄甲子之臣兼雨
部與之同告上帝文卿既至執簡勅水果得雨三日上

大喜賜文卿神霄凝神殿侍宸靈素眷倚益隆忽京城
傳呂洞賓訪靈素遂捻土燒香香氣直至禁中上遣人
探問香氣自通真宮來上亟乘小車到宮見壁間有詩
云捻土焚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真太平無事張天
覺四海閒遊呂洞賓京城印行繞街叫賣太子亦買數
本進上上大震怒捐賞錢千緡開封府捕之有太學齋
僕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青賣送大理勘招
待聘兄弟及外族為僧行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斬馬行

街靈素知蔡京鄉人所為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真
有一室靈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人
廉得有黃羅大帳金龍朱紅椅桌金龍香爐京具奏請
上親往臣當從駕上幸通真宮引京至開鎖同入無一
物粉壁明窻而已京皇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
水臨城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救之水勢不退回
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是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
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

水退四丈是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太子聖德靈素
遂上表乞骸骨不允秋九月金臺上言靈素妄議遷都
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即時攜衣被行出
宮十一月與宮祠温州居住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
見太守閻丘瓚乞與繳進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卒生
前自下墳于城南山命其隨行弟子皇城使張如晦可
掘穴深五丈見龜蛇便下棺既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
視乃葬焉靖康初遣使監温州伐墓不知所跡但見亂

石縱橫強進多死遂已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
本來世不知其全故著之今温州天喜宮有御題云大
中大夫沖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
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真宮林靈素

希夷先生傳

南燕龐覺

先生姓陳名搏字圖南西洛人生於唐德宗時自束髮
不爲兒戲年十五詩禮書數及方藥之書莫不通究及
親喪先生曰吾向所學足以記姓名耳吾將棄此遊太
山之顛長松之下與安期黃石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
能與世俗輩汨沒出生死輪迴間乎乃盡以家資遺
人惟携一古鐺而去唐士大夫揖其清風欲識先生面
如景星慶雲之出爭先覩之爲快先生皆不與之友由

是謝絕人事野冠草服行歌無止日遊市肆若入無人之境或上酒樓或宿野店多遊京索間僖宗待之愈謹封先生為清虛處士仍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為奏謝書云趙國名姬後庭淑女行尤妙美身本良家一入深宮各安富貴昔居天上今落人間臣不敢納於私家謹用貯之別館臣性如麋鹿迹若萍蓬飄然從風之雲泛若無纜之舸臣遣女復歸清禁及有詩上免聽覽詩云雪為肌體玉為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

夢虛勞雲雨下陽臺以奏付宮使即時適去五代時先生遊華山多不出或游民家或游寺觀睡動經歲月本朝真宗皇帝聞之特遣使就山中宣召先生先生曰極荷聖恩臣且乞居華山先生意甚堅使回具奏具事真宗再遣使賁手詔茶藥等仍仰所屬太守縣令禮以遣之安車蒲輪之異寵迎先生先生乃回奏上曰丁寧溫詔盡一札之細書曲軫天資賜萬金之良藥仰佩聖慈俯躬增感謝云臣明時閒客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

許由漢世盛而任從四皓嘉邈之士何代無之再念臣
性同猿鶴心若土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
就敗荷作服脫簪為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苟臨軒陛
貽笑聖明願違天聽得隱此山聖世優賢不讓前古數
行紫詔徒煩彩鳳銜來一片閒心却被白雲留住濁飲
溪頭之水飽吟松下之風咏嘲風月之清笑傲雲霞之
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精神高於物外肌體浮乎雲烟
雖潛至道之根第盡陶成之域臣敢仰期睿睠俯順愚

東謹此以聞當時有一學士以先生累詔不起因為詩
譏先生云抵是先生詔不出若還出也沒般人先生復
答云萬頃白雲獨自有一枝仙桂阿誰無後先生亦稀
到人間先生或遊華陰華陰尉王睦知先生來倒履迎
之既坐先生曰久不飲酒思得少酒睦曰適有美酒已
知先生之來命滌器具饌既飲睦謂先生曰先生居處
巖穴寢止何室出使何人守之先生微笑乃索筆為詩
曰華陰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殿不將金鎖

開來時自有白雲封睦得詩愧謝先生曰子更一年有大災吾之來有意救子守官當如是雖有神理亦助焉睦為官廉潔清慎視民如子不忍鞭朴心性又明瑩故也先生乃出藥一粒曰服之可以禦來歲之禍睦起再拜受藥服之飲至中夜先生入廁久不回遂不見睦歸汴忽馬驚墮汴水善沒者急救之得不死先生亦時來山下民家至今尚有見者今西嶽華山有先生宮觀至今存焉

梁清傳

宋劉敬叔

安定梁清字道脩居揚州右尚方間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仍聞擘蘿聲令婢子松羅往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為六甲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宮下來過舊居乃留不去或烏頭人身舉面是毛擲洒糞穢引弓射之應弦而滅並有絳汁染箭又覩一物形如猴懸在樹標令人刺中其髀墮地淹沒經日反從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團飢授之頓造二升經日衆鬼羣至

醜惡不可稱論松羅牀帳塵石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
路逢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十謂採菊曰我是天上
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恒擲穢污荅曰糞污者錢財之
象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頃之清果為揚武將軍北虜
郡太守清厭毒既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訶誦咒文見
諸鬼怖懼踰垣穴壁而走皆作鳥聲於此都絕在郡少
時夜中松羅復見威儀器械人衆數十一人戴幘送書
粗紙有七十許字筆跡婉媚遠擬羲獻又歌云生儂孔

崔樓遙聞鳳凰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鬼有叔操
喪哭泣荅弔不異世人鬼傳教會乞松羅一函書題云
故孔脩之死罪白箋以弔具叔喪敘致哀情甚有銓次
復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剎問君消息寄五
九香以相與之清先奉使燉煌憶見此僧清有婢產於
此遂絕

西王母傳

漢桓麟

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
金母元君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
湛體無為將欲啟迪玄功化生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
氣化而生木公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芬靈之墟以主陽
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東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
氣化而生金母金母生於神州伊川厥姓侯氏生而飛
翔以主元毓神玄與於眇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結

氣成形與東王公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矣
柔順之本為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羣品天上天下
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得道者咸所隸焉所居宮闕
在龜山春山西那之都崑崙之圃閭風之苑有城千里
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室紫翠丹房左
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颿
車羽輪不可到也所謂玉闕暨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宇
朱紫之房連琳綵帳明月四朗戴華勝佩虎章左侍仙

女右侍羽童寶蓋杳映羽摻廕庭軒砌之下植以白環
之樹丹闕之林空青萬條瑤幹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
琅琅然皆九奏八會之音也神州在崑崙之東南故爾
雅云西王母日下是矣又云王母蓬髮戴華勝虎齒善
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
元始天王授以方天元統龜山九光之錄使制召萬靈
統括真聖監盟證信總諸天之羽儀天尊上聖朝宴之
會考校之所王母皆臨訣焉上清寶經三洞玉書凡有

授度咸所關預也黃帝討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
幻變多方微風召雨吹烟噴霧師衆大迷帝歸息太山
之阿昏然憂寢王母遣使者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
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戰則克矣符廣三寸長
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為文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一婦人
人首鳥身謂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宮五意陰
陽之畧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
五勝之文遂克蚩尤於中冀剪神農之後誅榆罔於阪

泉天下大定都于上谷之涿鹿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鹿集于帝庭授以地圖其後虞舜攝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舜即位又授地圖遂廣黃帝之九州為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獻舜白玉琯吹之以和八風尚書帝驗期曰王母之國在西荒也昔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張道陵字輔漢泊九聖七真凡得道授書者皆朝王母於崑陵之闕焉時叔申道陵侍太上道君乘九蓋之車控飛虬之軌越積石之峰濟弱流之津浮白

水凌黑波顧盼倏忽詣王母于闕下子登清齋三月王
母授以瓊華寶曜七晨素經茅君從西城王君詣白玉
龜臺朝謁王母求長生之道曰盈以不肖之軀慕龍鳳
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告之
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帝君授我以玉佩金
璫二景纏煉之道上行太極下造十方旣月咀日入天
門名曰玄真之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因敕西城王君
一一解釋以授焉又周穆王時命八駿與七萃之士使

造父為御西登崑崙而賓於王母穆王持白珪重錦以
為王母壽事具周穆王傳至漢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
日夜降於漢宮語在漢武帝傳內此不復載焉

說郭卷一百十三上